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壮族卷·下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壮族卷·下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壮族卷：全2册 /
中国作家协会 编.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063-7210-7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壮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
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6202号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壮族卷(全2册)

编 者：中国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那 耘 李亚梓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字 数：851千

印 张：52.25

版 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210-7

定 价：65.00元（全2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涂满油漆的村庄

李约热

我是韦虎的弟弟，我愿意当他的弟弟。

在我们村，最高的山是加广山，然后依次是加脉山、加料山、加饭山、加权山。我们要在这五个山顶上，砍掉五棵大树，之后在每棵将倒未倒的树下，安排一个人在树下守望。加权山是我弟，加饭山是我哥，加料山是我，加脉山是我妈，加广山是我爸。当加权山上的大树被我弟推倒时，韦虎的大队人马离我家还有五十里；当加饭山上的大树被我哥推倒时，韦虎的大队人马离我家还有四十里；当加料山上的大树被我推倒时，韦虎的大队人马离我家还有三十里；当加脉山上的大树被我妈推倒时，韦虎的大队人马离我家还有二十里；当最后一棵大树——加广山上的大树被我爸推倒时，韦虎差不多就要回到家了。

韦虎回家以后怎么样？他的机器吱吱转动，我的父兄土里刨食。

但是在2004年元月，一切还没有发生。我爸的手哆嗦着，一张信纸在他手中窸窣作响，好像有一阵风朝他的手吹来一样。我知道他是想我的哥哥韦虎了。这个韦虎，已经十年没有回家啦。他的照片挂在墙上，长长的头发，眯眯的眼睛，像要看穿眼前的什么东西一样，他的身边，架着一架拍电影的机器，韦虎的手搭在上面，像拍着一匹老马。这样的照片挂在我家的破房子里，没人相信照片里的人就是我爸的儿子，而是像一张拣来的剧照，正因为像是拣来的剧照，那就说明照片里的人是别人的儿子。



可我爸的手又一直在抖，我又不得不相信韦虎不是别人的儿子，而是他的儿子。但是我又一直在想，韦虎已经十年没有当面叫他一声爸了，十年没有叫爸，能算是爸的儿子吗？！

尽管是这样，我仍然喜欢当韦虎的弟弟。

这个韦虎喜欢电影。他小时候在加广村的事我就不讲了，你要是知道他小时候在加广村的故事，你就去吹他长长的头发，保证有几个伤疤让你眼前一亮。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加广村的孩子身上都有这样的伤疤，不是在头上，就是在身上的其他什么地方。本来像韦虎那样头上顶着伤疤的加广村的孩子，是不应该到北京城去的，我们加广村头上顶着伤疤的孩子，去得最远的地方是柳州。但是韦虎不向往柳州，而是着了魔一样地向往北京，好像那里有他的另一个爸。

是的，北京真的有韦虎的另一个爸。

这个爸就是电影。

本来加广村的孩子是不应该喜欢电影的，加广村的孩子应该喜欢什么呢？应该是泥巴！

我们加广村的孩子应该喜欢泥巴！小时候他们玩泥巴，长大了他们在泥巴里刨食，就是他们到柳州去，也要去伺候那些由泥巴变成的水泥和砖头，或者是从泥巴里“长”出来的钢铁和木头。如果他们喜欢一百样东西，那么这一百样东西也应该和泥巴有关，这里面肯定没有一样叫作电影的东西。

但是韦虎，这个头上长满伤疤的孩子，偏偏不喜欢泥巴，他喜欢电影，他忘了自己是加广村的孩子。

我还记得韦虎把他喜欢电影的消息告诉爸妈以及我们时的情景，他是在煤油灯下跟我们说的。他说着一些外国人的名字，像在说着一些他非常熟悉的亲戚。我们全家当时还不知道韦虎喜欢电影带来的后果，像听笑话一样听韦虎说电影，我爸和我妈笑了五下，我哥、我、我弟笑了十下，我们这个破烂的家，因为电影在一天夜里一共响起十五次笑声，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韦虎觉得这么说过瘾，竟在家里演起电影来，为了看清楚他演，我弟举起煤油灯站在桌上。韦虎先演好笑的电影，把我们全家乐成一团，再演伤心的电影，让我爸和我妈不停地抹眼泪，哭得一塌糊涂。我哥看他们太伤心了，赶忙让韦虎停下，他说，韦虎，爸妈都哭了，还不快停下。可是我爸和我妈不让，边抹眼泪边对我哥说，你就让他演完吧。



韦虎的表演终于结束。他坐在地上，喘着气，我们家，全是他的喘气声。我弟仍然站在桌子上，高高举着煤油灯，他希望韦虎一直演下去，他说，虎哥，还演不演？还演不演？我说，下来吧，你想累死虎哥吗？！举着的煤油灯才被放回桌子上。我妈拿来湿毛巾为韦虎擦汗。这时候，她发现韦虎眼里流出两行眼泪，我妈说，韦虎，你怎么啦？韦虎没有吱声，我妈又说了一句，韦虎，你怎么啦？韦虎干脆躺了下来。这下我们全慌了，以为韦虎演电影演出毛病来了，一下子全围上去，我弟很机灵，他怕我们看不见韦虎的脸，他又去拿那盏煤油灯凑近韦虎，这时候我们看见韦虎的脸上全是泪水。

你怎么啦？我们全家人几乎同时说。

你们打我吧。韦虎说。

你说什么？我哥说。

你们狠狠地打一打我吧，我不争气。

我爸说，什么？你不争气，你不是已经读完书了吗？！你不是准备要参加工作了吗？！

我忘了告诉你们，十年前的韦虎，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师范生，他即将成为乡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当时读书不怎么费钱，我们家看起来虽然破烂，但和加广村的其他家比，也破不到哪里去。不像十年后，破得无法收拾。

韦虎摇了摇头，不，爸，我不想现在就工作，我还想学些东西。

学东西就学东西，你哭什么嘛？我爸说。这时候我爸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被他脑子里的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吃惊地看着韦虎。韦虎是我爸种下的一株玉米，这株玉米已经到了收获的时候。韦虎说他还想学些东西，莫不是这株该收获的玉米又想重新变成禾苗？

是的，韦虎想重新变成一株禾苗。他想到北京去学习拍电影。他忘了自己是头上顶着伤疤的加广村的孩子。韦虎躺在地上把他的理想跟全家人说了，他期待全家人的一顿暴打。因为他如果去北京，那他的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全家人将为他而受苦。我们的家将更破，我们身上的衣服将更难看。但是全家人哪里舍得打他哟。我爸看着躺在地上的韦虎，伸出一只手去抹他脸上的泪，然后将湿漉漉的手掌抹在衣服上，韦虎的眼泪就变成了手掌拍在我爸身上。

我爸说，韦虎，我不知道拍电影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刚才你给我们演电影，把我们弄笑了一回又弄哭了一回，你真的那么喜欢拍电影吗？



韦虎点了点头。

如果不拍电影你就会死吗？我爸又说。

韦虎不知道我爸为什么会这样问他，他以为爸不想让他去北京才这么说。但是我爸又说，我看如果不让你去学电影你会死的，是不是？

韦虎点头。

我爸说，是不是我们不打你一顿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去北京就觉得不踏实？

韦虎说，爸，我真的很难受，我对不起你们，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啪的一声，我爸的一巴掌就狠狠地扇在韦虎的脸上。这时候刚好有一阵风从我家并不严实的墙壁吹进来，吹灭了我弟手中的煤油灯，我家一下子就陷入黑暗之中。

韦虎像狼一样地嚎起来，他的声音传出很远。这声长啸后来一直刻在我脑子里，每当我为韦虎感到担心的时候，它总是在我的脑子里响起来，这时候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别担心，能发出这种声音的人也许到了北京，就什么都不害怕了。

我爸在黑暗中伸出双手，他去拉韦虎，我想，如果今天晚上他不去拉韦虎，韦虎也许就会一直躺在那里，永远都不会起来了。

我爸说，孩子，起来吧。

韦虎就这样去了北京。他说，从此我将杳无音信，如果你们接到我的照片，就说明我已经会拍电影了。如果没有，你们就当没有我这个兄弟。临走时，他给我爸和我妈各叩三个头，给我们兄弟各叩一个头，之后狠狠地转身，踩着那条山路，向北京走去。当看不见他的时候我们全家才回过神来，才知道韦虎这一去其实是生死未卜，便一致冲着已经看不见的他，高声大喊：韦——虎！韦——虎！

我妈当场就瘫倒在地。

2004年元旦，我爸拿着韦虎寄来的信，手抖得不行。我爸的脸没有表情，他的表情全在手上。自从韦虎去了北京之后，我爸脸上就没有表情了。今天不是接到韦虎的信的日子，这封信早在十天前就收到了，现在，他第十次将它拿出来，手仍然抖个不停，比起五年前收到韦虎的照片时抖得还厉害。



五年前，杳无音讯的韦虎突然给家里寄来一张照片，就是现在挂在家中破墙壁上的这张。那时候也是冬天，韦虎的照片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他长长的头发，眯眯的眼睛，我敢打赌，如果他用这种眼神在我们加广村走路，不出十步他肯定摔倒。他用手拍着他身边的机器，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我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的手微微抖动。他不满意韦虎的长发，他说留这样的头发一点儿都不像加广村的人。但是我哥不同意我爸的看法，他说，韦虎之所以要留长发，是为了盖住头上的伤疤。在我哥的说话声中，我爸微微抖动的双手将韦虎的照片挂在破烂的墙上，从此没有再看第二眼。一直到今天。

韦虎在信中说，春天到来之后，他就要回家了，他要带人回来拍电影。他的摄影机，春天的时候将在我们村吱吱转动。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爸狠狠地琢磨了十天。他不知道韦虎为什么要回来拍电影，如果他回来看爸看妈看兄弟那还好解释，回来拍电影就让人大惑不解，我们村太旧太破，值得用那高贵的机器去记录吗？

韦虎的信太短，所以我爸需要十天时间将信的内容拉长。他对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加广村的人，让他们做好准备，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吃什么样的饭，每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他还说，我们要把这件事当成高兴的事情来准备。

最后他说，我们要在五个山顶上，砍掉五棵大树，之后在每棵将倒未倒的树下，安排一个人在树下守望。当加权山上的大树被我弟推倒时，韦虎的大队人马离我家还有五十里；当加饭山上的大树被我哥推倒时，韦虎的大队人马离我家还有四十里；当加料山上的大树被我推倒时，韦虎的大队人马离我家还有三十里；当加脉山上的大树被我妈推倒时，韦虎的大队人马离我家还有二十里；当最后一棵大树——加广山上的大树被我爸推倒时，韦虎差不多就要回到家了。他回家以后，我们村就变成电影了。

我哥问，爸，为什么要这样？

爸说，我十年没有见到韦虎，难道不应该为他砍掉五棵大树吗？其实我知道，我爸的这个想法源于一部叫《鸡毛信》的电影，这辈子他只看过一部电影，那就是《鸡毛信》：山顶的大树轰然倒下，村里就来人了。

可见我爸是非常非常喜欢韦虎这个会拍电影的儿子的。十年了，他为这个儿子失去脸上的表情，所以，即将到来的春天，我们加广村也应该失去五棵大树。



我的父母和兄弟先后走出家门，他们要把韦虎回来的消息告诉加广村的人。现在还是冬天，加广村的人都窝在自己家里，烧老树根取暖。整个村庄，全是老树根的香味。我喜欢这种香味。如果韦虎现在回来就好了，他可以拍到整个加广村的烟火，和他的父母兄弟在烟火里走路的样子。

2004年元月，韦虎要回村的消息在加广村弥漫。我爸说，你们要做好准备！他的话使整个村庄骚动不安。

我爸叫韦金干，村里的人说，韦金干，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爸说，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说什么样的话，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饭，你们不要在我家韦虎面前丢人。

他们说，韦金干，你真好笑，说什么样的话，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饭，难道还用想吗？难道你家韦虎就不知道吗？你说，说什么样的话，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饭，才不丢人？

我爸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说，这个韦虎，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韦虎已经十年没有回来了，我爸已经完全把他当成一个客人了，客人一来，穿新衣服，说好话，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这是村里人的习惯。可见，我爸已经没把韦虎当成加广村的人啦，如果他把韦虎当成加广村的人，他就不会对村里的人说，你们要做好准备。村里的人回家，有什么好准备的？就算他要回来拍电影，你知道他要拍的是什么。

村里的人问我爸，韦金干，韦虎要拍什么？

这可把我爸难住了，他又拿出韦虎的信看了一遍，韦虎在信里并没有说。但是，我爸还是对加广村的人说，他要回来拍我们怎么过好日子。我爸这么一说，所有的人都走开了，他们说，加广村的好日子还没到来呢。

2004年元月，加广村的好日子还没有到来。村里的几百亩地，还需要艰难地长出玉米、黄豆、木薯、红薯苗，村里的加广山、加料山、加饭山、加脉山、加权山，还需要牛儿和羊儿在上面吃草，而所有的房前屋后，如果没有几只鸡在那里找蚯蚓吃，人们的心里就会觉得不踏实。而那些出出进进的村民，他们的神情，永远都还是那样的忧伤。

这使我爸感觉到有些不妙。他觉得韦虎的到来，并没有给加广村带来欢乐，相反，韦虎似乎变成一个不祥的符号，天知道他将来给加广村带来什么？是不是像十年前那个夜晚的表演那样，让我们笑了几回又哭了几回？



一家人重新坐到一起。我爸说，如果没有拍电影这件事，那该多好啊。

是啊，如果没有拍电影这件事，那将是一次简单的亲人相会。天知道韦虎是为了拍电影才回家，还是为了回家才拍电影？这件事，弄得我们都烦了。我们都不想用五棵大树去迎接他了。

我妈说，我才不管他拍不拍电影，我只是当我的孩子又回来了，如果我不高兴，我就让他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让他拍电影。

我哥说，你是在讲废话，你以为拍电影那么容易，说拍就拍，说不拍就不拍。我总觉得韦虎不是为了回家才回家，也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他肯定是被逼的，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才回来拍电影，我们应该帮他。

我哥讲得有道理，韦虎肯定是被逼得无奈了才回来，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在北京拍，不在上海拍，不在柳州拍，就是在都安县城拍也比在加广村拍强啊。我们应该帮他。

我爸说，你们讲得都有道理，我不会让我拍电影的儿子韦虎回到加广村拍电影时被人冷淡，我要让所有的人都对他露出笑脸。我要让所有的人都争着帮他。我一定要做到。

加广村的人会争着帮韦虎？我们都表示怀疑。加广村的人是不喜欢帮别人的，除非村里有红事和白事，除此之外，平时你看到的，都是他们匆匆赶路的样子，连停下来看一眼别人的时间都不肯留出来。他们为什么这样，不说你也知道，他们被他们破烂的生活驱赶着，生怕一停下来，就被破烂的生活淹没了。你不用去看他们，你看看我爸我妈我哥我弟还有我就知道了。我爸平时黑着脸，跟谁都不打招呼，他每天都到靠近公路的韦金多的石灰窑上帮韦金多装石灰，他用一张毛巾包住嘴和鼻，往拖拉机上装石灰，哗啦啦，哗啦啦，不出十分钟，他就变白了，毛巾根本就不管用，没人的时候，他就解下毛巾，清理喉咙和嘴里的石灰，呸！呸！这就是我爸。我妈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山上转，不是砍柴火，就是割牛草，我告诉你我妈能挑多重的东西，她能挑150斤重的东西，我们都挑不过她。她的个子很小，挑起担来你根本看不见她，当你看见两捆干柴或蒿草从你面前经过时，那肯定是我妈。我妈平板脚，走路很响。我哥、我弟、我和加广村的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显得有点儿奇怪，他们说我们是农民，可是我们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种地，我们曾一起到柳州去打工，结果，我哥的三个手指被机器，嗞，锯断了；我因讨要工钱被几个人从三楼扔下来，一张撑在半空的塑料布救了我的命；我弟趁



人不备偷两根钢材去卖钱买烟抽，被工地上的摄像头拍下来了，烟还没来得及及抽就被痛打一顿，轰了出来。我们三兄弟又回来了，从此约定，无论如何再也不离开加广村一步，直至老死。

就我们这个样子如何来帮韦虎？连我们都帮不了韦虎，加广村的人会帮得了他？他们都还需要别人来帮他们呢。我爸的脑袋看来有点发热了，他要在加广村放一颗卫星呢。他要全村人跟他一起放，他又不是村长，现在我们村谁是村长我们都不知道了。

我爸说，不管怎样，韦虎毕竟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而且是带很多的人回来，你们想一想，加广村有很多人来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我妈说，人家还以为是计划生育的来了呢，加广村起码有20个女人要躲进山洞。

我哥说，要不就是以为他们是来收统筹的，村里的人又要准备出来跟他们吵架了。

我说，扶贫，也许他们认为是扶贫工作队又来了呢，都争着往自己家里带也说不准。

我爸说，对，我要他们都争着把韦虎往自己家里带。

我妈说，那就只好把我们的韦虎当成扶贫工作队的了。不是韦虎在拍电影，是扶贫工作在拍电影，在拍电影之后，我们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

我爸说，看来也只有这样跟他们说了。

在这之后的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就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果然，当我透过我家破烂的墙壁，就看见村里有很多人在走动，我的第一感觉是，我们村又死人了。我把我哥和我弟叫醒，让他们也透过我家的破墙壁看看外面的情况，让他们猜一猜到底是哪家死了人。我们先从杨满栏说起。我说是不是杨满栏？杨满栏是我们村最老的人，已经八十五岁了，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有他要死的消息传来，可最后他总是没死。这一次会不会是真的？但是这个判断很快就被我们否定了，因为如果杨满栏死，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出来为他走动的，他和他的孩子杨尚山、杨尚岭平时在村里骄傲得很，村里的红事白事他们都不去帮忙，他们不是心疼自己的力气，而是怕掏十五块钱的礼钱。我们加广村不管是红事还是白事，礼钱一律是十五块。他们连这十五块钱都舍不得掏，你说，如果他们家出个什么事，会有那么多的人出来为他们



走动吗?! 不会是杨满栏, 我们说。接下来我们又说会不会是乜春? 乜春已经有七十多了, 她病了二十多年, 好不了也死不了, 她觉得这是一种折磨, 就经常闹上吊, 每次都被她的女儿盼春抢救过来。盼春为防她上吊, 把家中所有带绳子的东西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用大锁锁起来, 可这也拦不住她, 每几个月都要上吊一次, 每次都没死成。莫非这次终于成功啦? 后来我们想起来, 不会是她, 因为如果是她, 村里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出来的, 因为如果她自杀成功, 是被当成野鬼来看待的, 她的后事只能由几个亲友来草草处理, 是不能享受全村倾巢而出的待遇的。尽管她的女儿盼春是我们村最漂亮最孝顺的女人。对一个野鬼, 漂亮和孝顺有什么用?! 后来我们说, 不是乜春, 那就应该是刘广大了。他是我们村唯一出过国的人, 五零年他去朝鲜打仗, 在三八线附近, 美国的两块手指粗的弹片紧紧地插在离他心脏不远的地方, 当时没有办法取出来, 医生只是在他的胸脯擦一些消炎药, 让他的伤口尽快的愈合, 然后他就回来了。那时候他年轻, 肉比较多, 两块弹片就像牙缝里的菜, 并不能把他怎么样。后来他老了, 身上的肉慢慢收缩, 那两块弹片就变得锋利起来, 随时都会割破他的心脏, 这半年来, 几乎每隔几天, 整个村的人都听到他痛苦的号叫。但是这个判断很快就被我们否定了, 因为刘广大家在加广山下, 如果要去他家, 应该是往上走, 现在, 村里并没有一个人朝他家走去, 这足以说明刘广大依然活着。我们三兄弟几乎把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说了一遍, 都没有得出村里死人的结论, 后来, 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四十岁以上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我们首先想到钱飞, 钱飞在柳州捡垃圾, 他喜欢到灰尘大的地方去, 他说灰尘大的地方也就是垃圾最多的地方, 所以, 哪个地方尘土飞扬, 他就愉快地朝哪个地方跑去。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柳州哪一天突然就不再尘土飞扬了, 那他也就失业了。为什么我们首先想到他, 是因为上个月他突然回来了, 瘦得像一根干木头, 脸灰黑灰黑的, 至于患了什么病他说连医生都说不出来, 回来后, 他一天到晚自己一个人在山上吃叶子, 什么叶子他都吃, 吃得脸都变绿了, 也许他吃到了什么有毒的东西, 两腿一蹬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否认了这个猜测, 如果是他, 那我们加广村是不会像现在这么平静的, 他的老婆嗓门很大, 如果钱飞死了, 她不哭得惊天动地才怪呢。她是我们村里唯一不劳动的女人, 靠钱飞捡垃圾, 她在我们村生活得非常的体面, 经常召集人到家里打麻将, 输个二三十元从来不心疼。我哥问我, 昨晚你听到哭声没有? 我说没有。我又问我弟, 你呢, 你听到没



有，我弟也说没有。我说，那就不是钱飞。我们又想起会不会是马亮？马亮一天到晚就会喝酒，两年前甲醇中毒瞎了一只眼，他也没有因此而害怕，一天到晚就知道喝喝喝，几天前突然不喝了，而是躺在床上吐血，我们认为他快了。但想想又不像，因为马亮的儿子马小松跟我弟是好朋友，如果他死了，马小松会在第一时间跑来我家，敲我家的门，把他爸死去的消息告诉我弟。不是马亮，那会是谁呢？我们把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猜了一遍，包括烧石灰的韦金多。韦金多每天都跟石灰打交道，肚子里肯定全是石灰，除此之外，他经常扣我爸的钱，我爸帮他往拖拉机上装石灰，十车石灰他会假装记不清楚只算八车的钱，我爸经常跟他吵架。他应该死两回才合适，虽然他是我家的亲戚，我爸跟他一起都属“金”字辈。我们正在说着，我弟就喊了起来，你们看，韦金多！透过我家破烂的墙壁，我们就看见韦金多了，他穿得破破烂烂，比烧石灰的时候穿得还烂，他的后面，跟着一大群和他一样的人。你们猜他们往什么地方走？他们在往我家走哩。这时候我们三兄弟才灵醒过来，村里谁都没死，原来他们是要来我家，他们像奔丧一样地朝我家涌来，那阵势，就像我家同时死了两个人一样，远远地，我们都听得见他们走路的声音。我哥慌了，说，快，快去告诉爸和妈。

我爸和我妈早就在门口等他们了呢。

他们一人坐在一张矮凳子上，看着那些走来的村里人，眼睛眨都没眨一下，好像早有准备。我们三兄弟见状，也静下心来，找了三个小板凳，坐在爸妈的身边。

我说，爸，他们要干什么？

我爸反问我，你说他们要干什么？

我哥说，像是要来我们家拿东西。

我弟说，要是这样我跟他们拼了，说着就要去拿刀。我妈一把将他拉回凳子上，蠢仔，我们家能有什么东西让他们拿？！你没看见，他们都是笑着来吗？

所有的人都微笑着朝我们家走来。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笑脸。笑容使年少的人脸上起了皱纹，使年老的人脸上皱纹更多。特别是韦金多，以前我们从来没见过他笑过，他除了喜欢和我爸吵架之外已经不知道还喜欢什么，现在他走在队伍的前面，笑得比哭还难看。我心里突然有一个想法，他会为他今儿早上的笑容后悔的。因为我想到了我哥韦虎，我隐约觉得，这个



早上，是因韦虎而存在的。

我就有点儿慌了。我拼命想韦虎十年前的那声号叫，但是这也不管用，我的脚还是打抖，跟我在柳州去讨工钱时被他们拿刀抵住我的胸口那样。我的手使劲地压住我的腿，可连手也抖了起来。我爸看见我脸色不好，他让我到家里面去，我不想去，他说你喊我一声爸，我喊了，那声“爸”在我嘴里碎得一塌糊涂，都听不出是在喊谁。我爸说，连“爸”都说不清楚，你就不要在这里给我丢脸了。我只好拿着凳子，走进家里。我进来不久，我弟也拿着板凳进来了。我弟进来不久，我哥也进来了。我们三个人猜，我妈等一下会不会进来。可我妈没有进来。

灰尘包围了我们的房子。我家门口黑压压坐满了人，韦金多离我爸我妈最近，他脸上的笑容让人生厌。我都想跑出去，让他坐远点儿，不要离我爸我妈这么近。你们猜我们还看到谁？我们还看到杨满栏、乜春、刘广大、钱飞和马亮，今早他们在我们的嘴里死了一回，现在他们不但不死，而且还出现在我家门外，他们的生命力真是旺盛啊。他们和韦金多一起，都争着和我爸说话。我真怕他们说说着说着就倒在我家门口，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但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们的话老是被我爸打断。你想，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爸会让他们先说吗？肯定是我爸先说啦，不过他说什么都是在帮韦虎说假话。我们三兄弟在家里，心头突突地跳。我们怕他们揭穿我爸的谎言，突然把我们家掀翻了。

要命的是，我妈也跟在后面说，她的嘴型跟我爸一模一样，好像经过训练一样。他们真的是一对好夫妻。

我觉得我们不是我爸我妈的好孩子，如果是，我们就不会如此紧张。我爸我妈此时肯定希望我们坐在他们身边，天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比如说突然发生打斗，那我们就对不起我爸和我妈了，因为在我们跑出去之前，我爸和我妈肯定已经被他们踢翻在地。我不能让我爸和我妈被他们踢翻在地，我想我一定要当我爸我妈的好儿子，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坐在他们身边。一想到打架，我就不怕了，我觉得肚子里的气出得很顺畅，我看了我哥和我弟一眼，他们也跟我一样。于是我们打开家门走了出去。

但是一切已经结束，人群已经散去，我爸和我妈脸上全是灰尘，他们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劳动。我弟飞快地返回家中，将一盆水打到他们面前。早上的太阳出现在脸盆里，照得我们眼睛生疼。我哥说，爸，你都跟他



们说了什么？

我爸边洗脸边说，我懒得跟他们说太多的话，如果我再跟他们多说一点，他们肯定赖在我们家不走，好像韦虎已经回来了一样。所以，我只好跟他们说，不要都挤在一起，一个一个来，而且不要白天来，白天我们要劳动，你们也要劳动，在白天说话，好像我们全部是懒汉似的。

我妈接着说，从今天晚上起，我们家每天晚上都将有人来串门，他们每一个人都将低着头来到我们家里。

我弟说，那我们该怎么做，难道只是听他们说话？

我爸说，对，从今天起你们要学会听别人说话，不管他们说的话有多么难听。说完他做了一个切菜的手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手势，不过我觉得，今天他做了这个手势，就跟我昨天的那个爸有点儿不一样了，因为他现在，有点儿像一个老是在别人面前做报告的人了，大概他已经忘了他自己是一个嘴巴裹着毛巾，不停地往拖拉机上装石灰、每隔一下就要吐口水的人了。

夜晚，韦金多来到我家。他要坐在我爸我妈的面前，但是我爸不让，他让他坐在韦虎的照片前，他说，你跟我说没有用，你要跟韦虎和韦虎的摄像机说才有用。你要跟我说的话我都知道了。平时在韦金多的石灰窑上，韦金多总是对我爸说，老韦，你装石灰的时候，那些没有烧过心的石灰也要拣一点装，要不然我要亏本了。但是这个夜晚他没有这么说，他从我爸面前移到韦虎的照片面前，看着韦虎的照片，一下子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他说，老韦，我不习惯这样，“文革”的时候别人对着毛主席像说话，我都不说，因为我说什么他老人家都听不到。现在也是一样，你说，我说什么你家韦虎会听得到吗？

我爸说，他肯定听不到，但你不是对着我家韦虎说，而是对着他身边的摄像机说。你现在不准备好，等到那架机器有一天突然朝你瞄准的时候，你就会慌乱得说不出话来，这不是开玩笑的事，这跟烧石灰装石灰一样严肃。

韦金多双眼看着韦虎，像看毛主席那样迷惑，现在他是不是想到了他烧石灰的情景：一颗颗石头被他装在石灰窑里，半窑石头，半窑草木，那些草木半干半湿，发出腥甜的味道。装窑前韦金多一个星期不会近老婆的身体，早上出门，也怕看到村里的女人，特别是点火的这一天，为了避开所有的女



人，他半夜就会来到窑上。在点火之前，他点燃三炷香，扑通就跪在地上，三个响头之后，喊道：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就像讨饭一样，我爸最看不惯他这样喊了，说他不像个男人。但是他扣起我爸的钱来，语气又像个男人了，像个凶恶的男人。

说吧，金多。我爸说。

韦金多扑通一声就跪在韦虎的像前，眼泪就流出来了。这可把我们全家吓了一大跳，这个韦金多，怎么就跪下了呢，又不是在烧石灰。

韦虎，我对不起你爸啊。我和你爸一样，都是苦命的人啊，你说，我烧石灰，他装石灰，能幸福到哪里去？！

这时候我爸打断了他的话，金多，你自己说你自己，不要也扯上我，我是韦虎的爹，难道我苦不苦命他还不知道吗？

韦金多就不再把我爸跟他扯在一起。他对韦虎的照片说：

我叫韦金多，都安县拉烈乡加广村人，我是个烧石灰的，我活得不好。我一个月烧三窑石灰，我自己打炮眼，自己填炸药，自己点炮，自己装窑点火。我不敢请人啊！如果我请人打炮眼，那我的二十斤石灰就没有了，如果我请人填炸药，那我的三十斤石灰就没有了，如果我再请人点炮，那我的五十斤石灰就没有了。石灰是我的命啊，我怎么能把命让给别人呢？！本来我也不想让你爸帮我装石灰，但是烧完石灰我哪里还有力气哟，哪一次我不是累得趴在地上，眼睁睁地看你爸往别人的车上装石灰，他每倒一筐，我的心就疼一下，因为，他是从我这里拿钱啊，我恨不得爬起来自己装，但是我哪里还爬得动哟。我的力气全在那石灰窑里了。我烧石灰，其实就是烧我的力气，烧一窑石灰我的力气就会少一点，烧一窑石灰我的力气就会少一点，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力气了，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生一个儿子了，我烧石灰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给儿子攒钱呀，现在钱没有攒到，儿子也没力气生了……哈哈。

韦金多哭了起来。韦金多有三个女儿，他一直想生个儿子，但是他身体里的儿子都被石灰那呛人的味道烧毁了。我想到我爸，好在他早早就生了我们，生完我们他才去帮韦金多装石灰，如果再晚一点，我们中的某个人就像韦金多身体里的儿子那样，被石灰的气味活活熏死。

韦金多接着说：

他们跟我说，要想生孩子可以，那得先把石灰窑封了。韦虎啊，你说，



封了石灰窑我们家吃什么？我们一家人的命，全都指望这口窑啦，连命都没有了，还生什么儿子呀？！我的命真是太苦了。

韦金多的眼泪不停地流，他那种又想要命又想要儿子的劲头看了让人难受。但我爸不怎么难受，因为韦金多经常克扣他的工钱，韦金多伤心他反而感到高兴，但是他又不敢太高兴，因为，他吃不准还去不去韦金多的石灰窑上装石灰。

我爸说，金多，够了，够了，韦虎的胶片很贵的，他不会拍你这么长时间的，我估计你哭的镜头他可能不会拍。在加广村，其他人都种米，就你一个人办企业，如果在解放前，你就是地主，韦虎给不给你拍我都怀疑呢。不过我尽量帮你说好话，争取让他也拍一拍你。但是你不要哭得太伤心，好像是我欺负了你一样。

韦金多说，金干，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还欠你三车的石灰钱，我明天就拿给你。

爱喝酒的马亮带着他的儿子马小松来到我家，他们和韦金多一样坐在韦虎的照片前，像两个听话的孩子。当然，马亮没有忘记带一瓶黑乎乎的红薯酒，酒瓶是医院的葡萄糖瓶，那是他去拉烈乡卫生院住院时吊完针后跟护士要来的，上面还写有他的名字，这个瓶子的瓶塞是橡胶做成的，使劲打开，就会发出“砰”的声响。现在，马亮的左手紧握着瓶子，像拿着一件宝贝一样，都舍不得放在地上。每隔一下，我家就会出现“砰”的开酒瓶的声音。

马亮边喝酒边说：

韦虎，我没醉。今天的第一口酒我在你家喝。不信你问你爸，现在我身上一点酒气都没有，所以我跟你说的话，你不要当成酒话。韦虎，我们的命贱，加广村的每一个人，包括你爸你妈你哥你弟都是命贱的人，你知道我经常想什么吗，我经常想，不知道我还活不活得到明天。

马亮说的是真话，那天早上，他和杨满栏、乜春、刘广大、钱飞、韦金多他们一起，在我们三兄弟的嘴巴里就死了一回。只要他还在喝酒、韦金多还在烧石灰，他们就会不停地在我们的嘴巴里死去，直到有一天他们真的死去为止。

马亮说：

但我不会是醉死的。他们说我们加广村空气好，吃的瓜菜都是绿色食品，